不可能把所有口語詞素蒐集完備，尤其杜嘉德所蒐集的範圍，除了廈門之外，包括泉州、漳州各地方言，更不可能蒐集完備了。綜觀有史以來約百本閩南語字典，除了1931～32台灣總督府所編的《台日大辭典》外，其實沒有一部字典比本典更完備、更豐富、更精確了。

其次缺點⑵沒有漢字對照，對用慣漢字的人確實很不習慣，但漢字其實是不夠用的，勉强湊合未必是好事，對讀者可能有誤導的作用。純用拼音字的話，有使閩南語的研究脫離漢字羈絆的解放感。對於這一點，杜嘉德有很清楚的自覺。他說：

「我企盼兩三年內編一本指南或續編，把所知的漢字收進去。但當我遺憾漢字沒有出現在本書中的同時，我也很高興本書沒有漢字。因爲這樣可以證明廈門話是一個獨立的語言，它可以不藉漢字而獨立。我希望更多人因此被鼓勵學習這種語言，他們或許已被這個語言的複雜與奇異的性格所擊退了。」④

由麥都思到杜嘉德，西方傳教士的閩南語研究可以說已達到最高峰，從杜嘉德以下的西方學者，只有能夠增補本典的人，但在完備性和廣博性方面，沒有人能夠趕得上他。《廈英大辭典》無疑的是羅馬字拼音的閩南語字典中最傑出的經典之作。

3. 杜嘉德的語言學觀念

杜嘉德先生具有語言學的家學淵源，他的父親擁有豐富的語言學知識，而他本人自幼學習古典、現代語言，熟習希伯來語，

具有堅實的語言學基礎⑤。加上他善於速記法⑥，以此記錄閩南語，成就自然非凡了。杜嘉德的語言觀和語言學成就其實是基於他的學術背景。

杜嘉德所謂「廈門話」，略同一般所謂的「閩南語」，不單指廈門方言。他又認爲「廈門話」是一種獨立的語言，不是方言。

西方傳教士傳統上都從歷史語言學或政治歸屬，稱呼漢語（Chinese language）支系語言，如廣東話、福建話爲「方言」（dialect），即使是官話也稱之爲「官話方言」（Mandarin dialect），麥都思的閩南語字典即題爲"A Dictionary of the Hok-keen Dialect of Chinese Language"，可以直譯爲《漢語福建方言字典》。

但杜嘉德在序中明白地反對所謂「方言」（dialect）或口語（Colloquial）的名稱。他在序中開宗明義說⑦：

「廈門話不止是白話方言（Colloquial dialect）或土語（Patois）。最上流的人或一般民眾、最有學問的或最沒知識的都說這種話。……」

「方言這個字眼也不能傳達精確的概念，它不是其他語言的一個方言變體，它是一個獨立的語言（ a distinctive language），是中國土地上眾多不同語言之一。」

「歐美人士正在學習中國的許多口說語言（spoken language），諸如官話、客家話、廣東或廈門話等。這些語言不是一種語言之各方言，它們是各不相同的語言，彼此之間的關係正猶阿拉伯語、希伯來語、敘利亞語、衣索匹亞語及閃語系之各

成員。或者如英語、德語、荷蘭語、丹麥語、瑞典語之間的關係。」

「另一反對使用『方言』來指這些語言的一個嚴肅的理由是，它們內部存在著眞正的方言（real dialects）。比如官話吧，它是最大的，最少有三種方言，即北方官話，北京人說的；南方官話，南京或蘇州人（？）說的；西部官話，四川人或湖北人說的。」

「同樣的，這個需要一個較好名稱的語言，我們可以稱之爲廈門口語（Amoy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），也有幾個屬於自己的眞正的方言，其犖犖大者如漳州、泉州、同安、及廈門本身。本字典以廈門音爲標準，而於漳、泉方音也有註明。還有眾多諸如同安、漳浦及其他方音變讀也儘量收錄。」⑧

杜嘉德所謂「廈門話」（the language of Amoy）指的是包括漳、泉、廈門、永春、台灣、南洋等地漳泉系閩南語，但不包括潮州、海南島的閩南語。雖然他知道它們是由福建移民去的，但仍把它們歸爲其他語言（other languages）。

杜嘉德沒有明白界定「語言」與「方言」之間的差別。但由他的分類可知，他是以兩種方言的溝通度爲界定標準，如果兩種方言可以溝通，則互相間即爲「方言」的關係，如漳泉之間雖有不同，仍不妨溝通，所以互爲方言的關係，但互相間無法或難以溝通（unintelligible），則互相爲「語言」的關係，如潮州、海南、福州、興化之與廈門。易言之，他不是從歷史語言學或政治的立場，而是站在社會語言學的立場來界定「語言」或「方言」的意義。

在附錄中，杜嘉德對廈門話的方言，如漳州及其次方言、泉州及其次方言的語音特色及其對應關係有簡單的描寫。對廈門話移民海外也略作敘述。

他把潮汕話、海南話、福州話、莆仙話歸類爲「相關的其他語言」。他比喻廈門話和潮汕話之間的差異，有如荷蘭語跟德語，或葡萄牙語跟西班牙語之間的差異。通曉其中一種語言，仍可通曉另一種語言的大部份內容。海南話比較離得遠，但與廈門語、潮汕話仍很接近。福州話則完全不能與廈門話溝通。

杜嘉德又提到閩語之外的其他語言。他說⑨：

「廈門話與其他漢語較無關連，但它們都源自共同的祖語。那個共同祖語並非現代官話方言，而是三千年前的古漢語。所謂mandarin比任何其他漢語或漢語方言從那個原始漢語改變得都厲害。……」

廈門話因爲保存了較多古音，因此在漢語聲韻學上有突出的地位，杜嘉德認爲研究廈門話極其重要。

基本上說來，杜嘉德對閩南語內部方言的了解與描寫，及閩南語在漢語語言學上的地位是相當正確的，在一百二十年前，他已有這樣的見解，著實難能可貴。

4. 杜嘉德的語言學成就

杜嘉德的語言學成就完全表現在《廈英大辭典》的製作上。替廈門話，包括漳州、泉州各地方言口語詞素留下這樣豐富的文